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義烈

孔子曰儒有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曾子亦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孟軻所謂舍生而取義皆義烈之謂也若夫君子之行已烈士之挺操蓋將抗名城以全所守激孤風以勵浮俗義之所在奮不顧

死乃有愛賢者而處廢命感知己而思報德忠所事而赴難存弱緒而踐言毒之以楚掠而無貳刼之以鋒刃而靡屈蹈危以紓患冒險以申寃嫉惡罔顧發憤不已莫不捐軀忘死齎志畢命慷慨以引決感激以横分固已英槩薄於雲天雄名揭於日月千載之下凛乎其有生氣矣

鉏麑晉力士也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

退嘆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也享一名於此不若死觸庭之槐而死庭外朝之庭

公孫杵臼晉大夫趙朔之客也景公之三年屠岸賈欲誅趙朔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不絶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滅朔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

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而負之衣以文褓（小兒被曰褓）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

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死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嬴姓也中行人面鳥噣降

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宫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

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

祠之世世勿絶

王子閭楚平王子啓也白公勝作亂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靖楚國輔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

石乞楚白公勝之徒也白公作亂國人攻之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白公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

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侯嬴大梁人魏公子無忌姊為趙平原君夫人秦圍趙趙急請救於魏魏安釐王畏秦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名為救趙實持兩端公子數請終不聽公子計不獨生而令趙亡欲赴秦軍俱死用侯嬴言請如姬盜晉鄙兵符與朱亥俱救趙過謝侯嬴嬴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要離吳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闔閭光也篡慶忌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勇人皆畏之無能殺者也）吳王患之吳王之友曰要離謂吳王曰臣請殺之吳王曰汝惡能（惡安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焚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也）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

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也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王無道也愈甚請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離拔劒以刺王子慶忌捽而投之江浮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其而名幸活也而汝也要離不死歸吳王大恱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而揚其灰以便事也便猶成也臣已為不仁夫

為故主殺新主臣已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持王子慶忌之為賜而不殺耳矣持猶也臣已為辱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劒而死果終也

田文封孟嘗君相齊有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申刼湣王湣王意疑

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

王蠋畫邑人燕師入齊聞蠋賢齊西南近邑畫音獲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刼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湣王子發章立為襄王

豫讓晉人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

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已者死女為悅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讐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音賴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

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

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以為之報何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固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呼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寛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

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漢田橫為齊王高祖既立為皇帝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使使召橫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自殺高帝發卒以王者禮葬之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使至聞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因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劔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

嘆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趙都殺栩人（趙姓都名殺丁活丁外二切栩許羽切）為左馮翊馮野王部督郵掾而池陽令並（並謂池陽縣令史失其姓）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詰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

李聖為王莽揚州牧司命孔仁兵敗於山東聖格死仁

將其衆降已而嘆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㧞劒自刺死

曹竟字子期去官不仕於王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親致賢人銷冦賊竟不受侯爵㑹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劒格鬬死

後漢王捷為隗囂大將囂為漢軍所圍窮困捷别在戎邱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劉雄為平原令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雄將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徐福為漁陽太守張顯主簿元初中鮮卑入寇顯拔刃追散兵虜射中顯福及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

耿武為冀州韓馥長史閔純為別駕㑹袁紹至馥從事
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仗刀拒戰紹兵不能禁
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
鄭益恩玄子也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黄巾所
圍益恩赴難殞身
關靖為公孫瓚遼東長史瓚為袁紹所敗靖曰吾聞君
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
死紹悉送其首於許

孫瓚為常山相時遼東公孫瓚與幽州牧劉虞搆隙及虞見殺瑾與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駡瓚極口然後同死

臧洪字子源為廣陵太守張超功曹超遣洪詣幽州牧劉虞行至河間袁紹以為青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時魏太祖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逺來遝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

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被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之聽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絶不與通紹以兵圍之歴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比也及辱雅況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遥忖褊

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遠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

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絶若使主人少
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
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歃血奉辭奔走卒
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
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
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
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
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

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逢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茍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蓄以為一年之資蘇困補乏以脫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

之計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

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久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廚米三升請稍為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為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

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觖猶冀也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讎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

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興大事欲為天下除害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審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心腹之任以為治中别駕并總幕府紹長子譚少子尚紹愛尚欲以為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死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為巳害乃奉尚代紹位由是譚尚有隙舉兵相攻譚敗走平原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平原魏太祖攻鄴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内太祖生擒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嘆息遂斬之

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
配兄子開城門内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
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
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
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
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
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太祖引
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子榮耳配

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太祖復謂曰異日孫之行圍何

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太祖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

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

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

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配為忠

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

在北

馮忠金城人漢末郡人陽成逵殺太守以叛忠赴尸號

哭嘔血而死

吳詠張掖人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為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和釋至晉張軌為凉州刺史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

魏沮儁為射聲校尉漢末李傕之亂儁被創墮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此者傕使殺之

應余字正夫手恣方毅志尚仁義漢建安末為郡功曹時吳蜀不賓疆埸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衮當擾攘之際迸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衮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狡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殞沒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賊去

之後余亦命絶

曹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刦太祖出為冦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冦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繇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一說真父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黄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

太守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柰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闋辭去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

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王象漢末為人僕隷牧羊楊俊識之乃贖象為娉娶立
屋後象為常侍俊為南陽太守黄初三年文帝南巡未
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
詔㫖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冦耶乃收宛令及太
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
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
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

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單固字恭夏為兖州刺史令狐愚別駕愚與王凌通謀治中從事楊康與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雒陽固亦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臣欽若等曰太傅即晉宣帝也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反乎固又

曰無以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曰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同對相結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强故耳臣欽若等曰固初不應令孤愚令其母强之故云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戸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復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

隱蕃有口才明帝使詐叛于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嘗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

郭修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刼之修不為屈蜀後主以為左將軍修欲刺後主而不得親近每因慶

賀且拜且前為後主左右所遏事輒不克故因費禕出
漢壽大會賔客座中手刃擊禕為其所害
吳邵疇為會稽太守郭誕功曹誕以不白妖言被收惶
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
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孫
晧怒猶盛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
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致身本郡踰越儕類位
極朝右不能贊揚威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横興干國亂

紀疇以噂喈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黙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覽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晉孫拯能屬文初仕吳為黄門郎吳平為涿令時陸機

為孟玖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以矩為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

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劒而死秋嘆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虞悝長沙人與弟望並有士操譙王承臨州舉兵討王

敦以悝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
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
澹以狥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
復為乂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
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守望
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杜莠字彦穎為羅尚主簿州沒為戍賊李驤所得欲用
之驤以莠不受見害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多才藝殷仲堪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馬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廻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

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荆州人士無不至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殷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

判何顔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潯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王延仕前趙劉粲粲為靳準所殺準自號漢大王置百

官將以延為左光禄延罵曰屠沽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前秦索泮字德林燉煌人為張天錫所用苻堅見而嘆曰凉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别駕吕光既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絶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

可受詺亂凉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讐豈如逆氐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儁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又從右監苻堅仕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後秦姚洸部將趙玄與晉將毛德祖戰於柏谷以衆寡而敗被創十餘據地大呼司馬騫鑒冐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

将安之皆死於陣
宋張緯少有操行晉末官州府為瑯琊王國郎中令從
王至雒還京都宋高祖封藥酒一甖付緯使密加酖毒
緯受既還於道自飲而卒
傅靈越清河人明帝初薛安都舉兵反靈越率衆應之
安都從子索肥兵敗死時武衛將王廣之領軍隸劉勔
攻殷琰於壽陽靈越奔逃為廣之軍所生擒厲聲曰我
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勔勔躬自慰勞詰

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僕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京師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迴改乃殺之邊榮為沈攸之郢州倉曹參軍事為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

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説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懽笑而去容無悸色程邕之素依隨邊榮榮被誅邕之抱持榮曰與邊公周旋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斬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柰何一

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

梁王顗僧辯之長子為侍中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顗督城内諸軍事荆城陷顗隨王琳入北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既平淮南執琳殺之顗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絶

後魏孫道登彭城呂縣人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廵遶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遂屠戮之

解奉君宋人降於魏孝文太和五年九月大享羣臣齊高帝時為王遣使車僧朗入魏僧朗以班在宋使殷靈誕之後辭不就席奉君刃僧朗於會中帝乃詔誅奉君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張曾詰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攀附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斯言感召之至自然之理也而況王者膺命歷臨區寓故宜心膂之臣股肱之士仲協贊之力成經綸之功也乃有靈感先兆心期潛契或効謀於幕中或宣力於麾下或一言而脗合或千里以相從

則受封於土茅次則策名於簪笏書之信史傳於永世

自非誠明夙著期運冥合豈富貴之可求者哉

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亡匿下邳秦末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官也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也殆近故

遂從不去

張蒼陽武人秦時為御史立柱下方書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

周昌沛人其從兄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後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以卒史從沛公沛以昌為職志主旗志也志與幟同音式異切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

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後為大中大夫

叔孫通薛人秦時為博士亡去之薛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製謂裁衣之形製漢王喜通之降漢拜通為博士

石奮其父趙人趙亡徙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若汝也有何戚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名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外有書謁令其受之也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後漢王常潁川舞陽人王莽末與成丹張卬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與荊州牧戰於上唐上唐鄉名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遂北至宜秋宜秋聚名曰南郡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光武兄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光

武及李通俱造常軍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篡殺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无嗣故王莽得乘閒簒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

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任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言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

願欲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印等不聽乃立更始焉

丁綝王莽末守頴陽尉光武畧地頴陽頴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光武大喜厚加賞勞

范升王莽末為大司空王邑議曹史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

武徵詣懐宫拜議郎

彭寵更始時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狗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魏荀彧潁川潁陰人漢末袁紹領冀州待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獻帝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後至尚書令參太祖丞相軍事

荀攸字公達漢末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絶不得至駐荆州太祖迎漢帝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

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將帥

程昱東郡東阿人初平中兖州刺史劉岱辟之不應後表昱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為黄巾所殺太祖臨兖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

任俊字伯達河南中牟人太祖起關東入牟界衆不知

所從俊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俊又别收宗族及賔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俊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避亂揚州漢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為司徒掾後至衛尉

趙儼穎川陽翟人漢末避亂荆州太祖為鎮東將軍始迎獻帝都許儼謂繁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

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
祖太祖以儼為朗陵長
衛茲陳人建安中太祖到陳留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
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
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贊宏謀後從太祖之滎陽戰歿
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漢末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
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
疇曰黄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内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

公法令嚴民厭亂矣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道以克柳城

太祖辟顒為兾州從事

周昕漢末為丹陽太守太祖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以助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絶不與通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尚書令荀彧薦之於太祖太祖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後至軍祭酒洧陽亭侯

王朗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執後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叅司空軍事

華歆漢末為豫章太守為孫策所執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後至太尉

朱靈漢末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

太祖戰有功紿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後靈後遂為好將名亞徐晃等位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臧霸漢末為瑯邪相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既會賀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後至執金吾位特

進

李典漢末為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

劉放涿郡人漢末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

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

閻柔廣陽人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太祖平河北柔率

鮮卑烏桓歸附即以柔為校尉
衛覬為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
項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
踐阼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
蜀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
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
使命
麋竺東海朐人漢末徐州牧陶謙辟為别駕從事謙卒

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漢建安元年吕布乘先主
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
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
軍資於時困匱賴此復振魏太祖表竺領嬴郡太守竺
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荆州遣
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軍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
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
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

賜優寵無與為比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

廖化襄陽人前為關侯主簿關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

卒歸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見待亞於簡雍孫乾後至昭文將軍

李恢建寧人仕郡督郵太守董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也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綿竹先主嘉之後至安漢

將軍

何宗蜀郡人先主定益州四郡為從事祭酒後援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為大鴻臚

吳董襲會稽人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引署門下賊曹後至偏將軍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須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大帝共讀書策薨大帝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黄祖拜

鄧長大帝為車騎將軍都京口名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祥俱典軍國密事

呂範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遷大司馬印綬未下卒

張紘字子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義

校尉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部司馬

朱治既勸孫策還平江東後還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孫策為袁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并遂搆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大帝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後至安國將軍金印紫綬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
大帝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
術多效遂以顯名後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封都亭侯
晉裴秀為尚書僕射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
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言於文帝曰
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陸曄吳郡吳人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
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

顧榮吳國吳人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師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

紀瞻為元帝丞相軍諮祭酒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帝踐位拜侍中

何無忌為太學博士與宋高祖素相親結高祖東征孫

恩無忌密至軍所潛謀舉義勸高祖於山陰起兵高祖以桓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剋濟為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勲皆以算略攻取為效後至鎮南將軍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初為州主簿與宋高祖遊款及桓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

檀憑之高平人為桓修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宋高祖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

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絰而赴憑之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高祖以為建武將軍

宋劉敬宣晉末為後將軍元顯從事中郎隆安五年孫恩入浹口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抜敬宣請往為援賊恩於是退還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慮艱難未已高祖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興元年與父牢之同謀襲桓玄不克牢之死敬宣渡江奔洛陽往來長安三年歸至淮泗間

曾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既至京師以敬宣為輔國將軍晉陽太守襲封武岡縣男後為江州刺史為劉毅所惡自表解職高祖數引與遊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比焉後至右將軍

孔季恭會稽山陰人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後至光禄大夫開封儀同三司

張邵父敞桓玄簒位時為廷尉卿及高祖討玄邵白敞

表獻誠歎帝大悅命署其門曰有犯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敞為吳郡太守邵為揚州主簿時劉毅為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之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帝帝益親之後至征虜將軍雍州刺史

劉簡之有志幹為高祖所知高祖將謀復興收集才勇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既

至高祖已克京師處之即使投義簡之閈之叚耕牛會聚徒衆率以赴高祖後歷官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諮議參軍

朱超石為何無忌輔國右軍參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為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嘉之以為徐州主簿

傅亮晉末為中書黄門侍郎直西省高祖以久直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兄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

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祿私計爲幸但
憑蔭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
卿之須祿耳若能如此甚所望也後至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

向靖世居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
平京邑拔參鎮軍軍事

謝晦爲高祖從事中郎從政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
敗見殺高祖怒將自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

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已得登岸賊敗退走乃止宋臺建為右衛將軍

王曇首為瑯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後至撫軍將軍荆州刺史

南齊崔慧景初仕宋為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舡於陶家後諸事雖不遂以此見親後為平西將軍侍中護軍

褚淵初仕宋為丹陽尹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太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太祖餉物别淵又謂之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後沈攸之事起淵時為衛將軍太

祖台淵諜議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内耳太祖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劉善明初仕宋為寧朔將軍時幼主初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事太祖委身歸誠後至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
李安民仕宋為征虜將軍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東太祖與别晏語淹留日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歷數有歸蒼梧縱虐太祖憂迫無計民白太祖欲於東

奉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安民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及南兖州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盆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

蘇侃初仕宋為積射將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結太祖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為冠軍録事參軍

崔祖思河東武城人初太祖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

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太祖為梁公祖思啓太祖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轉為相國從事中郎

垣崇祖初仕宋為東海太守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後至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

劉懷慰宋末為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為太祖心腹

以懷慰與沈攸之有舊令為書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稱善後至安陸王北中郎將司馬

張瓌父永仕宋為光祿大夫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聚衆三千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名瓌偽授

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𮖐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遐踰窻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内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瓌義成縣侯邑千户太祖故以嘉名錫之

荀伯玉字弄璋賣卜自業建平王景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結事為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後至散騎常侍

王玄載仕宋為征虜將軍建寧太守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太祖進號後軍將軍封鄂縣子

劉俊仕宋為長沙内史行湘州事未發太祖霸業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之事起加輔國將軍

紀僧真為太祖參軍及太祖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帝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帝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亦何異滹沱之氷轉齊國中書舍人

梁劉懷珍自宋世齊高帝為舍人懷珍為直閤相遇早
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
珍别懷珍報上百疋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可騎
是以與君耳報百疋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
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
帝輔政懷珍内資未多徵為都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
第四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
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欵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

曰疑論不止帝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追送晃謂靈民曰議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鄉是其鄉里故遣鄉行非惟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為臣吏以懷珍為宋臺右衛懷珍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

陰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出入高祖卧內見有異氣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

方亂安蒼生者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帝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沈瑀仕齊為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中

伏挺齊末舉秀才對策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

八

席闡文仕齊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

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

義也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

刀帝報以金如意

柳惔仕齊為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

惔舉漢中應義帝踐阼徵為護軍將軍

范雲仕齊為國子博士初與高祖遇於竟陵王子良邸又嘗

接里閈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既亡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帝因留之使參帳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録事

曹景宗仕齊為遊擊將軍高祖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

江淹仕齊為秘書監副領軍王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板為冠軍將軍秘書監如故

康絢仕齊為華州太守高祖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
年封南陽縣男
昌義之仕齊為馮翊戍主高祖為雍州義之因事高祖
高祖亦厚遇之及起兵拔為輔國將軍每戰必捷天監
元年封永豊侯
韋叡仕齊為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
護軍將軍崔惠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
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

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疋高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

江革仕齊為駕部郎中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乃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意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學掌書記

范縝仕齊為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於南州義軍至

鎮墨經來迎高祖與鎮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
徐勉初與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賞之及義兵至京
邑勉於新林謁見高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踐阼拜
中書侍郎
蕭穎孚齊西中郎府參軍穎達之弟也高祖舉義師穎
孚自京師出亡廬陵循景智潛引南歸至廬陵景智及
宗人靈祐為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
假穎孚節督廬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

軍時廬陵内史頵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頵孚不能自立以其兵𨘳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頵孚緣山踰嶂僅而獲免在道絶糧後因食過飽而卒高祖受禪贈頵孚右衛將軍

馮道根字巨基湘陽人也初以母喪在家聞高祖舉義兵道根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代可謂孝矣因率鄉人歸高祖累遷左衛上將軍

陳吳明徹秦郡人高祖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高祖高祖為之降階執手即席與論當世之務後為侍中司空

沈恪仕梁為散騎侍郎時侯景作亂恪率兵援京城及京城陷恪閒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使報恪乃於江東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即日授都軍副尋為府司馬

淳于量仕梁為桂州刺史荆州陷量保據桂州王琳擁

割湘郢眾遣呂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從間道歸於高祖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大將軍給鼓吹一部都督刺史如故

偉昂仕梁為王僧辯大司馬從事中書侍郎高祖在南徐州昂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代梁其將終天之歷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嬀汭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絶統者無乃是乎時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

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黄門侍郎

杜稜吳郡錢塘人也初遊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映卒從高祖常典書記侯景之亂命稜將領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後為侍中右光禄大夫

謝哲仕梁為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帝為徐州刺史表哲為長史帝受禪遷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

後魏穆崇機捷便辟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有及者後至太尉宜都公

長孫肥代人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肥常侍從禦侮左右道武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為大將軍後至衛尉

叔孫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建常從左右登國初以建為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後至征南大將軍

羅結代人其先世領部落為國附臣劉顯之謀逆也道武忌之結翼衛鑾輿從幸賀蘭部後至長信卿

張恂叅道武代王軍事言於道武宜建大業帝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預參議

張袞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為代王袞常叅大謀決策帷幄道武器之禮遇優厚袞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達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上天姿傑邁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

夫遺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後至奮武將軍幽州刺史

北齊高隆之初仕後魏為給事中與高祖深自結託高祖之臨晉州引為治中行平陽郡事從高祖起義山東以為大行臺累遷并州刺史入為尚書右僕射自義旗始建首參經略奇謀妙算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

崔㥄仕魏為太學博士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

義悛歸馬高祖見之甚悅以為諮議參軍

盧文偉仕魏為范陽太守與高乾邕兄弟共相影響

高祖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誠高祖嘉納之

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

李元忠仕魏為趙郡太守值洛陽傾覆元忠棄官還家

潛圖義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

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縱横之筞備陳誠欵深見嘉納

時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衆於西仍與

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令行殷州事後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后即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聘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叙舊事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疋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荅之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過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義深相嘉重焉

李景遺少雄武有膽力以任俠名聞及高祖舉義於信

都景遣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李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擒刺史爾朱羽生以功除

龍驤將軍

李愍仕魏為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愍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昂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敗愍遂入西山高祖建義以書招愍愍奉書擁衆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兼尚書西

南道行臺大都督

堯及仕魏為滄州刺史屬義兵歸高祖從平鄴及破爾

朱兆進爵為侯

薛嘉族仕魏正平太守屬高祖往信都嘉族開而赴義

從平四胡於韓陵除華州刺史及賀拔岳拒命令嘉族

督騎河上以禦大軍嘉族遂棄其乘馬浮河而渡歸於

高祖由是拜揚州刺史

高慎仕魏為光州刺史及兄韓死密弃州將歸高祖魏

孝武帝敇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高祖以為大行臺左丞

任延敬仕魏為廣寧太守從高祖建義累遷光禄大夫及斛斯椿釁發延敬棄官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土民據之以待高祖

薛循義仕魏為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高祖為晉州刺史見循義待之甚厚後為南汾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破强敵於韓陵遣徵循義從至晉陽以循

義行并州事

段長遼西人仕魏為懷朔鎮將軍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匡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為託東魏孝靜興和中高祖啟贈司空辟子寧相府從事郎中

劉貴初為爾朱榮騎兵參軍累遷行汾州事高祖起義貴棄城歸高祖於鄴

蔡儁字景彥廣寧石門人高祖微時深相親附高祖舉義為都督高祖平鄴及破四胡於韓陵儁並有戰功後

為濟州刺史西魏武帝貳於高祖以濟州要衝欲令腹心據之陰詔御史構雋罪狀欲以汝陽王代雋由是轉行兖州事高祖以雋非罪啟復其任武帝不許除賈顯智為刺史率衆赴州雋防守嚴備顯智憚之至東郡不敢前

厖蒼鷹大原人交遊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蒼鷹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高祖之牧晉州引為兼治中從

事史行義寧郡事及義旗建蒼鷹乃棄家間行歸高祖以為兼臺倉部郎中

厙狄廻洛代人初事爾朱榮為統軍榮死隸爾朱兆高祖舉兵信都廻洛擁衆歸義從破强敵於韓陵以軍功補都督加後軍將軍

婁昭高祖少親重之昭亦早知人常曲盡禮敬數隨高祖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高祖將出信都昭賛成大業後至司徒出為定州刺史

司馬子如雲中人少機警有口辯好交遊豪傑與高祖相結託分義甚深後為南陵州刺史高祖入洛子如遣使啟賀仍叙平生舊恩尋追赴京師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

破六韓常仕魏為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常時為附化守與万俟受洛干東歸高祖高祖嘉之以為撫軍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五